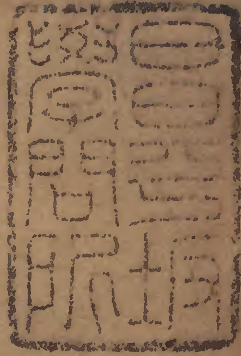


西峯宋語錄



漢書門				
九	四	七	九	類
七	一	九	號	
五	八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七
九	函	架
一	五	九
冊	架	號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9
冊數	5	( 5 )
函號	299	71

儒家世号

十三止





西峯儒藏

淺草文庫

後學曹學佺謹輯

儒統系

魏子

諱了翁字華父邛州人學者稱曰鶴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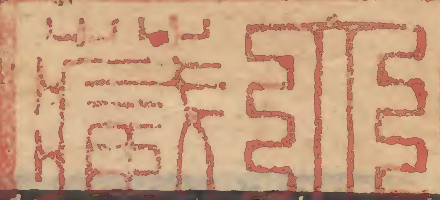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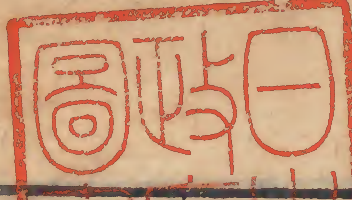
九經要義曰凡姓族異者所以族異人也猶萬

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

賜氏不得賜姓降于天子也故隱六年左傳云

無駭卒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





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昊之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始賜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之姓曰姬若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

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氏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必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



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于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者皆姓而爲氏是也

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稟命于天子此開誠心

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臣無干紀民無覬覦裔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畧也方里爲井一井八家爲田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疋牛三頭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爲成卽三十六井是爲百井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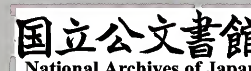
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總萬二  
千五百人千乘之車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  
爲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爲六軍者  
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爲井一千有奇爲大  
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爲師  
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  
百乘言夫數也

史紀秦紀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東萊大事記

書於周威烈十七年魯繆公元年東萊曰佩玉  
三代也佩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  
佩而已矣

陳祥道謂漢禮自天子及百官皆佩劍魏唯朝  
服佩之晉以木代之唐亦有焉今攷史記蕭相  
國世家漢書蕭何傳皆書賜帶劍履上殿而無  
注

蚩尤古之殆造兵器者黃帝戰于阪泉始從事  
戰陳焉秦禮祠八神或曰齊六公以來作之八





神三日兵主祠蚩尤其冢在東平郡壽陰縣其  
主兵也久矣班固因馬遷封禪書作志曰爲沛  
公則祠蚩尤爨鼓旗于蚩尤亦言祠而不言黃  
帝於紀則云祠黃帝祭蚩尤恐不過互文耳下  
文曰爨鼓旗則用牲可知秦廢俎豆則未知其  
祭之器如何圭幣亦不深考也古者天子將出  
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  
亦曰表貉貉與禡同音亦讀曰陌至秦而其禮  
皆亡唐制有禡祭陳祥道禮書繪爲圖亦未必

盡與之合

古未有崛起一時以三千人而得天下者堯以  
前勿論禹之征苗不見人數啓與有扈大戰于  
甘之野曰六卿六事則用六軍七萬五千人矣  
胤侯以仲康之命征羲和亦用六師湯伐桀不  
見人數文王以西伯戡黎書言伐邠伐密須伐  
大夷伐耆伐崇崇卽黎也並不見人數武王伐  
紂泰誓有曰大巡六師是則武王不待勝紂已  
用天子六軍之制矣至牧誓則曰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千人古車戰法一車總七十五人車之上甲士三人御者居中射者居左擊刺者居右步卒七十七人在後或臨時制變有一車百人之說有一車二十五人之說所謂先偏後伍右爲將軍則將居中擊鼓御者左而右兼射武王之六師爲車千乘甲士步卒七萬五千人而止以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者兵不在多也或謂虎賁爲百夫長車百人則爲兵三萬或以爲一車七十五人計之而虎賁三千人乃武

王之近已爲衛者蓋不可詳攷也春秋以至戰國諸侯僭上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蕩然莫守蘇秦之說六國也動曰車千乘騎萬匹趙武靈王之胡服而騎射也車戰盡廢而鄉遂出軍之法盡矣長平之戰白起坑趙降卒及前後斬首四十五萬人王剪伐楚必欲用六十萬人故當時有語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秦之戍守五嶺也至用五十萬人至於兵無可起而發閭左之戍以亾天下劉季之解縱



所送徒壯士願從者千餘人無異盜賊沛令令樊噲召季則已數百人至立爲沛公則僅得此子弟三千人耳而卒以亾秦世變人事可畏也哉沛公以此三千人攻胡陵房與守豐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見景駒與司馬尼戰拔碭郡又得碭兵六千人合九千人見項梁於薛又得兵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則有兵一萬四千人矣其後又奪剛武侯軍四千餘人自秦二世元年辛卯九月起沛歷二年壬辰三年癸巳漢元

年甲午冬十月入關十二月與項羽會鴻門則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矣夏四月以漢王就國項羽使卒三萬人從又楚子諸侯募從者數萬人則漢王之在漢中有兵幾二十萬也五月而還定三秦者此兵也二年四月劫五諸侯兵入彭城則爲兵五十六萬人矣然而項羽能以三萬人破五十六萬之漢殺漢卒十餘萬睢水爲之不流何也漢徂於勝而兵不備則兵之不在衆也可知矣及夫破羽



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  
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  
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然則  
此陣也孔費絳柴及漢高自將各可十萬無疑  
羽至是力不敵矣而墮於韓信之計陷於孔費  
二將之左右翼中爲信所掩漢高僅能居於陣  
後以柴絳二將護已而已漢之得天下其末也  
兵力如此之盛其始也不過三千人李習之有

言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  
下取河北故少康之篡祀配天亦限於一旅而  
湯武之興各以百里之諸侯後世養兵愈多費  
財愈甚而不能守其天下者多矣夫豈無其故  
哉不鄉遂不井田不封建不城守而聚烏合之  
衆自戰散也且無有仁義道德以維持之此匹  
夫之所以暴興而莫之禦也歟

韓之復立最在六國後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  
臣歿十二月楚王陳勝歿正月趙王歇立楚王



景駒都于留沛公失豐往從景駒道得張良遂  
與俱見景駒請兵攻豐張良傳與沛公拜良爲  
庶將良遂從沛公不去韓猶未有王也二月項  
梁渡江收兵六七萬人軍下邳三月沛公以兵  
屬項梁破殺景駒六月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沛  
公與項梁左薛共立楚懷王孫心都盱台于是  
良說項梁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  
項梁使良求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蓋陳勝  
起而敗景駒起而敗楚懷王孫心立楚三立王

天下之變一年矣而韓王成始得立其所以立  
爲張良本心五世相韓欲復其國也後九月楚  
懷王與諸侯約先定關中者王之而使項羽救  
趙沛公入關沛公入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而與  
良俱攻下南陽郡秦三年七月也八月良從沛  
公破秦入武關九月沛公用良策破曉關漢元  
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項羽入  
關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分十九王  
韓爲二韓王成如其故都陽翟封楚將申陽爲



河南王都雒陽四月諸侯各就國張良歸韓七月項羽廢韓王成爲穰侯先與俱至彭城尋殺之張良復歸漢項羽所以殺韓王成爲惡張良從漢入關而漢王成爲漢守陽翟故也八月漢王還定三秦項羽立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擊韓韓王鄭昌降十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四月漢劫質五諸侯兵伐項羽入彭城常山河南韓魏殷是

也漢六年春正月徙韓王信國于太原信徙都馬邑其秋匈奴冒頓圍馬邑信以馬邑降匈奴成爲韓王兩年申陽爲王八月許鄭昌爲王僅三月惟韓王信王韓四年餘而徙國徙國八九月而降匈奴或問張良始說項梁立韓王成成歟漢降鄭昌立韓王信則韓爲有後而有國矣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生謀撓楚權請復立六國後而張良乃不然其計漢王刻甲銷印于俄頃之間其故何也豈張良以韓已有國



不復他恤乎曰非也天下初起張耳陳餘亦說  
陳涉立六國後陳涉于此而能從之事未可量  
未必遽敗楚立兩王皆相繼破然後范增說項  
梁立楚懷王孫心是時齊魏燕趙俱有王獨韓  
未王故張良亦說項梁立韓王成皆從民望此  
項氏之所以驟得志也梁歿羽忿沛公獨先入  
關羽背約自至善地首殺其主所分諸侯皆以  
其臣而迫奪其主漢直羽曲滎陽之圍雖悉漢  
之勢已成矣當是時而又別立六國之後以漢

見地與人是自削也以河南河北未得之地與  
人又其誰肯拱手而遜之乎復立楚懷王後一  
人爲楚可也項羽肯卽以地畀之乎酈生之策  
迂誕乃見張良所以答漢王者可從也陳涉當  
立六國後而不立則失之漢王不當立六國後  
則不立乃得之也其失其得繫乎時之可不可  
而勢之成不成也韓姬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  
萬後三世韓獻子厥晉作六卿而厥在一卿之  
位范中行氏知氏滅曰三晉遂與趙魏俱得列



爲諸侯自謹侯虔始封至王安凡十一世稱王者五世而滅秦始皇十七年也李斯以韓爲秦腹心之疾故首代滅韓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韓哀侯二年滅鄭而都之卽潁川郡郡名皆依漢或秦併有滎陽成臯之險成臯者卽春秋之虎牢鄭叔段之制秦先滅周而得三川又滅鄭而據滎陽成臯則趙魏中斷東向以臨齊魯山東而天下之勢定矣

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于劔閣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于此又云棧閣臨虛下臨巖呀層崖峭絕柵木亘鉄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深陁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則蜀在秦之西南秦在蜀之東北尤



更曉然孫樵新路記自扶風東臯門十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自此閣路不一上下嶺閣中有臨洮關南爲河地汾陽王私田百畝餘里以息馬至萬蹄所謂文川古道晉武平吳時所開出長柳店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劔門皆有棧閣之險惟今洋州子午谷南而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王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者

舊悲信爲險絕雖金人紹興後窺蜀亦不出乎子午谷也

古兵出于農士出于鄉舉里選治天下不易之道也戰國諸侯破壞井田絕滅學較強暴之民武斷鄉閭游蕩之士叢漫天下然猶以民爲兵秦至於無復可調興師至二三百萬而起閭左之戍國遂以亡沛公初起沛子弟三千人從之爲兵豪吏豪民有才能戰者從之爲將非復井田學較所養所教之舊矣轉戰入關民之從爲



兵士之從爲王侯君公及有官爵職守者舉天下皆可以招致然未有募從之說也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言諸侯國人也漢王本楚人今將入漢中下募從之令不拘楚人如諸侯他國之人願從入巴蜀漢中者聽則漢王之志大矣下而士卒上而官吏皆許應募以從行也然則後世募兵之制始此而秀民異才擇主而從之不復修鄉里之行以俟上之選舉則自戰國始矣

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之謂園田謂耕作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



乎朱文公註圍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  
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  
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圍然文王七十里  
之圍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然予攷  
之周官不見天子諸侯之苑囿園池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山虞采山野澤虞采澤野六鄉六遂  
二百里內皆井田溝洫畝滄非獵車之所可馳  
驟亦非小禽獸之所能踰越必有高原而枯下  
澤而涸秋冬之獵可騫也春夏則草木茂盛禽  
獸乳字其獵必不大甚且其所謂艾蘭以爲防  
以旌爲左右和門有禁有表設爲射禽之場然  
後馳驅禽入焉則防外之驅獸者鄉遂之萬民  
也天子之軍也必搜山抉澤禽獸始出禽獸出  
則驅入於蘭艾之防內則天子殺諸侯殺大夫  
殺古無騎以馬駕車馳逐而射者在車上有御  
有右如軍禮有射左膘達於右謂之上殺有射  
左膘達於右髀之中殺有射左膘達於右髀之  
下殺則又傷面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



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  
中者取之田不得禽而射中則得禽由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上殺而中心死速者爲乾豆  
乾之以獻宗廟之豆次殺遠心而死緩者爲賓  
客之豆中腸胃汗泡而歟尤緩者以充君庖而  
又所取不過三十於以習武又以尚德又以見  
君之不貪夫以興軍動民如是之勞而終之以  
廉其必有意也已足皆取於山原藪澤幽遠曠  
僻之地尋常所不採不虞之地蕃息自然之禽

獸以供人主一年而四獵人主既獵而後百姓  
得獵恐非養禽獸於苑以待獵也後世嘗令野  
人捕取禽獸置之所築之苑囿以待獵遂有文  
王之囿之說子竊疑捕得生物置之苑中而無  
以食之則必虎豹啖鹿豕大吞小強噬弱故又  
築垣以囿之歟如此則亦不勝其煩矣秦得志  
侈大苑囿圈檻毛齒蹄角之物以待田獵大於  
齊宣王之囿不待言論園池則如後世蒔果栽  
蔬種花蓄魚鱉之類漢王一切弛之許民田耕



亦得民心之一端也

漢紀高帝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日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爲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秦紀自孝公以前未見秦爵之名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居三年拜鞅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列侯號商君攷商君傳曰蓋相秦十年其初見後三

年而得右庶長則秦之爵名恐商君前已有之戰士斬一首賜爵一級自商君始耳白起傳長平之戰秦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上悉詣長平此河內郡民賜民爵之始也始皇本紀呂不韋之死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此賜爵而奪爵之可見者也旣并天下二十七年築甬道治馳道賜爵一級此以役賜爵者也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此以遷拜爵者也然



秦之法苛未有寬大之恩如漢王賜民爵者時則盡漢所有之境之民皆賜爵也臣瓚減罪之說大狹乃復民得買爵又武帝有軍功十一爵其事愈多今具秦漢二十級爵名他載不述

陳祚道禮書周禮有言祀天者有言祀昊天上帝者有言上帝有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四節前兩句無病天卽帝帝卽天也後兩句黨護劉歆五帝

之說非也上帝卽是昊天上帝無二帝也創爲五帝之說分上帝與昊天上帝爲二豈有此理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此乃曲爲之辭別無證據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卽兼祀五帝也五行之神五方之氣雖天之所爲然實天之臣也豈可以帝尊之如此則天有七帝也又鄭玄以北極耀寶鬼爲天皇帝如是則天有八帝也周禮兆五帝于四郊非古周制有南郊有北郊又有四郊則是六郊也祥道謂有天地則



西  
山  
傳  
有  
五  
方  
有  
五  
方  
則  
有  
五  
帝  
月  
令  
之  
五  
人  
帝  
伏  
義  
神  
農  
黃  
帝  
少  
昊  
顓  
頊  
而  
已  
以  
是  
爲  
五  
帝  
則  
前  
此  
豈  
無  
司  
四  
時  
者  
乎  
古  
者  
祀  
五  
帝  
必  
配  
以  
五  
人  
帝  
從  
以  
五  
人  
臣  
月  
令  
之  
五  
人  
臣  
春  
勾  
芒  
夏  
祝  
融  
中  
央  
后  
土  
秋  
蓐  
收  
冬  
玄  
冥  
以  
愚  
嚮  
之  
祥  
道  
所  
指  
之  
古  
者  
不  
知  
實  
是  
何  
時  
月  
令  
止  
言  
五  
人  
帝  
五  
人  
臣  
祥  
道  
必  
欲  
言  
古  
者  
祀  
五  
帝  
爲  
五  
天  
帝  
周  
禮  
有  
此  
五  
帝  
之  
名  
未  
有  
五  
天  
帝  
之  
名  
讖  
緯  
之  
書  
有  
蒼  
帝  
靈  
威  
仰  
及  
赤  
黃  
白  
黑  
五  
天  
帝  
之  
所  
以  
名  
始  
于  
鄭

玄注見之且古之初制字也名天爲天名地爲地名皇爲皇名帝爲帝名王爲王豈有所謂北極耀寶臯之名又豈有所謂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名皆漢元成間末學所僞撰也而鄭玄深信之蓋四時四帝之名自秦始定四時爲五時加四帝爲五帝自漢高帝沿漢陋儒習見熟聞此五帝之異也而周禮出焉孔安國注書類上帝有曰天及五帝亦惑于周禮周禮非先秦古書及真周制月令乃呂不韋



之所為未嘗行用制度皆不法古鄭玄以為殷制自欺而又欺人

王莽明堂之制應邵注曰明堂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官在國之陽上八窓法八風四達主四時九室應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大昊六屬此句非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禘祫祭

明堂應邵注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祭此句師古曰禘也禘祫則毀廟與未毀廟皆並享是高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此春秋書法也禮記不書朱文公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于所不見此本杜預之說也詩十月之交疏日食者月掩之也唐志



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與日軌相會則  
涉而寢遠遠極又涉而近交所以著人臣之象  
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食之  
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食  
矣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詳見回曆象攷吾州程懷  
古秘仕至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年  
八十休寧縣汭口人經筵讀三朝寶訓有曰日  
月同度謂之朔同行一道相合謂之食如食少  
只一分二分則隔一兩月後如月行進來必再

食若退去則不食如食多至九分十分則隔一  
兩月後如月行退速則不食如退遲必再食至  
五分六分則後月月行必退去決無再食之理  
初漢彭城之敗退屯滎陽今鄭州滎陽縣韓信  
收兵來會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  
屬河以取敖倉粟應邵曰恐敵鈔鎰重故築垣  
墻如街巷也呂東萊曰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東京縣有大索城小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  
卽此城耳楚以故終不能過滎陽而西秦建敖



倉于城臯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谷  
倉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滎陽成臯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于  
此通典曰巨橋盈而殷喪成臯溢而秦亡據今  
考漢書地理志周平王東遷雒陽鄭滅龍澮都  
之所謂晉鄭焉依戰國時鄭爲韓所滅韓徙都  
之後爲新鄭縣者是也秦滅韓滅周及滅東周  
君西周君置三川郡其守李繇李斯之子沛公  
斬之漢王出關項羽所立河南王申陽韓王鄭

昌降置河南郡治雒陽卽周公之成周也魚豢  
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佳顏師古以爲光  
武所改河南郡統縣二十二滎陽亦縣也注水  
池皆在西南有浪蕩渠東南至陳入潁行七百  
八十里應邵曰故虢國今虢亭是也京縣師古  
曰卽鄭叔段所居也陽武縣有博浪沙張良狙  
擊始皇之地河南縣故郟鄏定鼎之地周公之  
王城至平王居之漢以名郡開封縣汲郡古文  
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有逢地忌潭宋



置開封府汴梁爲京師成臯縣故虎牢或曰制  
師古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禽卽獻天子  
天子置之東虢號曰獸牢唐諱虎師古改虎爲  
獸春秋傳曰制巖邑也晉楚爭鄭城虎牢信平  
其爲南北之衝漢高敗于彭城退屯滎陽賴韓  
信共力戰楚不能西過京索間信乎其爲險矣  
相拒一年而敖倉之甬道絕滎陽受圍以詐得  
出蹠走成臯入關收兵成臯又被圍急甚又自  
小脩武渡河奪韓信張耳之軍軍復大振滎陽

成臯皆破而再復項羽終不爲河南雒陽之害  
漢之戰守亦甚勞矣特此數縣爲大戰場丁壯  
苦軍旅老弱疲轉餉此十字盡之矣卒賴韓信  
定燕齊黥布彭越擾楚腹心南北夾攻漢高身  
當一面困楚而羽卒以亡非敗後復振之力與  
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按春秋文公十四  
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公羊傳曰左傳杜  
預注孛彗也旣見而後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  
之左傳周內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歿亂杜預注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  
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占  
固非末學所得詳言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中有也何以書紀異也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莠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  
域也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之者三而皆  
曰有夫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所孛者何  
星闕所不知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明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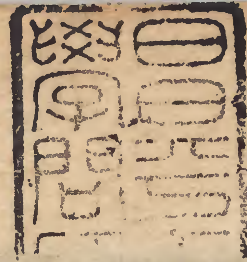
秋事終春秋彗星三見皆書爲孛後世彗孛異  
書景祐新書孛星芒氣四出爲孛非常惡氣所  
生亦彗也春秋書者三彗星偏指曰彗亦曰掃  
星除舊布新之象秦始皇十四年間彗四見回  
初識星象後已未年三十三歲避地江陵府魏  
靜齋先生之姊夫劉朔齋先生諱震孫字長翁  
爲賈似道宣撫司叅議官時鄂州解圍令回橐  
撰賀啟因言及天文朔齋謂天文之書惟景祐  
新書最佳後爲沿江制司幹官書行兵房事房



吏嘗爲陳子華鞞制使書表司傳寫得之予亦  
錄得其本用此及史漢晉隋天文志作曆象改  
是也今攷之大角一星在攝提中亢池北入亢  
二度赤道內二十六度天王座也又爲天棟爲  
紀綱也漢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又攷  
星圖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二星十三度亢四星  
九度氐四星十六度房四星五度心三星六度  
尾九星十九度箕四星十度東方蒼龍之七宿  
也古之觀星者以赤道界于渾天儀之中角七

宿亢氐房心尾箕皆在赤道外亢四星九度左  
赤道內外之中而大角在赤道內有玄戈一星  
招搖一星分亢氐間梗河三星帝席三星在帝  
席之傍此一星曰大角在亢池六星之北  
右攝提左攝各三星與亢池而並亢之四星跨赤道而二  
星在北二星在南是爲天之壽星其次在辰其  
分野在鄭楚漢方大戰滎陽成臯京索間正是  
鄭之分野有德者昌無德者亡項羽之爲漢所  
滅其兆固先見于此矣





曹咎渡兵汜水漢書史記注音義互有異同呂  
 東萊曰顏師古曰臣瓚以汜水在成臯城東此  
 說得之音杞高帝卽位于汜水之陽此水在濟  
 陰音敷劍反回曰地名有單稱濟陰者有專稱  
 濟陰郡者張晏謂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  
 杞師古以臣瓚爲是張晏爲非索隱謂張晏亦  
 未全失古濟水截河而南東流溢爲滎澤則成  
 臯之汜水亦在濟水之陰水南爲陰但非濟陰  
 郡耳臣瓚之說尤明白也然字畫已已微不

葉水心文有曰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  
 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  
 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  
 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頃制度與成周不合八  
 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  
 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  
 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  
 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大者爲寬鄉少者爲  
 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



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  
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  
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無分民但付人  
以百畝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備則地雖不  
足民有餘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  
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  
民反少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  
爲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  
論不當以人論今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

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

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

之不常上又有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

不至匱乏事見常平義倉議論注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

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事見義倉門而既

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

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記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

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左  
却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却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



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  
文書而得以私相賀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  
爲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  
貞觀之治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  
田終不可收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  
井田成周之地在閔中地極腴美班固志民受  
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  
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如此則關中鄠岐鎬雍

之地不皆腴美井田之法入家八百畝中百畝  
爲公田皆不易之地則可有一易再易之地則  
有一千八百畝之井二井當三千七百畝之  
井三井當一而後可後鄭解井牧以牧地爲一  
易再易者此都鄙助法也六鄉六遂二百里之  
內周貢法無不易一易再易之田而有萊五十  
畝一百畝二百畝別爲一法可信乎東遷之後  
提封百萬井棄以賜秦河南雒陽其地甚狹有  
六鄉六遂都鄙亦井田如是否乎此不可不疑



也康成引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證大司徒井牧二字謂古有井牧之法又引春秋井衍沃牧隍皋隍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造都鄙有不易一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此乃二百畝當百畝二井孟子論上農夫食九入當一井通率二字好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分五等而計其糞之多少糞多力勤者爲上農與班固易不易上中下農之說不同禮記王制有此五等曰百畝之分扶問反後鄭注分或爲糞分之爲言分數也糞之爲言澆灌也一字差而意義大相遠此不可不疑也

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先鄭注宅不毛者

謂不樹桑麻也回謂國中宅二畝半二百五十步田廬二畝半孟子曰樹墻下

以桑國中宅也班固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環廬樹桑菜茄瓜果

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此布參印書四字後鄭

不說古今人不曉又曰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

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別屨人

職掌歛布之次有儵布質布罰布屨布孟子曰

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氓



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  
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  
也鶴山先生要義又曰司農以布參印書抱  
布貿絲釋布蓋非之也毛詩注布者幣也抱而  
貿絲恐是以布爲幣而非錢幣或曰布泉也先  
鄭自無定說其二云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賦  
稅此義深恐不然如何謂之無稅賦田之租入  
曰稅車役絲役曰賦盡免之可乎先鄭之說似  
不敢從後鄭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

之泉周本無口賦家賦之錢宅不種桑麻等物  
罰二十五家之錢不太重乎不可信田不耕者  
出屋粟空地罰以三家之稅周之時上之人勸  
耕保抱扶持恐無空田者一百畝不耕罰三百  
畝之粟不太酷乎不可信民雖有間無職事者  
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  
徒車輦給徭役回謂周之世民一夫受田百畝  
餘夫年二十受二十五畝至三十娶亦受百畝  
士工商身在官有祿而其家有五口亦受田如



一農夫固不當有閒矣後世井田廢始多游手  
假如周有閒民而責以一夫一家之稅賦恐無  
此理不可信孟子所謂屨無夫里之布者戰國  
衰世諸侯擅賦其民故孟子欲其免此苛征載  
師園廛二十而取一劉歆周禮多爲妄說不可  
盡信孟子不見周禮而劉歆乃獨得之蓋六國  
陰謀僞撰此書劉歆又附益之阿黨玉葬覬其  
行用莽篡漢亦不盡用其法而特用此三法田  
不耕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出三夫之

稅人游無事出夫布一匠男口不滿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天下亂而莽伏誅先後  
鄭不毛不耕閒民兩家之說太寬太嚴其病均  
爲失之

周禮掌節掌八節陳祥道云玉節以玉爲之以  
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玉節諸侯守其國者  
卽與此節也又在五玉之外角節用犀角守都  
鄙者用角節角節其制未聞虎節人節龍節皆  
以金爲之而象其形使山國上國澤國者異其



用持之為信門闕用符節半竹為之都鄙用管節全竹為之道路用旌旗其制備于符節管節飾以毛蘇武節旄盡落唐制度便建旌節又特侈大皆奉使所擁之物也又有貨賄用璽節即今之印章也

禮記玉藻古者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鄭玄為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充玫文而緼組綬鄭玄

注綬者所以負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作緇或作絲旁才綦文襍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正義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失魯司寇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而以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窮也回謂佩古宗廟冕服朝覲弁服皆有左右玉佩秦廢之而經傳佩之可攷者陳祥道禮書備矣自秦及漢璽印組綬之法亦可攷而組綬二字祖于古之玉佩而不同



故著之古人玉佩不惟宗廟朝覲有之而燕居亦然玉藻所謂無故玉不去身乃燕私之佩非祭服之佩朝服之佩也後世印綬則秦漢君臣無時而不佩于身此尤異于古而秦法佩玉帶劍乃左帶劍右佩印綬故有曰左右劍佩相當荆軻之變秦王帶劍則人主坐殿亦左帶劍右佩璽綬也羣臣曰王負劍者呼令秦王移所帶劍負之于背則一拔而出也蕭何帶劍履上殿則宰相亦左帶劍右佩印綬也漢儀諸臣帶劍

至殿階解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則知兩漢羣臣皆帶劍佩印綬此制之變又當別攷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夏官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大音泰不加點只圖法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周旋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司士擯注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大僕之屬皆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王揖之旣逡巡旣復位鄭司農云中

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三揖在下

紫陽方氏曰治朝亦外朝也王日視朝之朝非彼九棘三槐之外朝也故但有公孤卿大夫士諸僕小臣而無公侯伯子男其猶近世每日視朝謂之常朝者歟大合會有其制不輕講常朝文官東班武官西班親王邸第環衛南班閣門贊拜有數宰相樞密上殿奏事殿上無拜禮宰相參政立殿上東壁樞密以下立西壁宰相奏事如除日以片紙讀奏上領之或有問答訖退



立東壁樞府奏事退立亦然閣門引臣僚上殿  
或一員或二員或臺諫奏事必皆兩疏左右史  
立臚頭人主幞頭紅袍玉帶羣臣各服幞頭公  
裳靴帶此常朝也有四叅有六叅別攷今周禮  
所謂治朝卽每日常朝之謂書天子三揖其臣  
而不書臣下拜禮此治朝外朝之朝非諸侯來  
朝春朝秋覲之朝所以天子皮弁服如朝覲則  
天子羣臣皆用袞冕祭服陳祫道所云如此而  
後世失之亦謂朝覲用弁服非也不書拜禮之  
節回所不曉也古之揖天子以待臣下韻書曰  
酌也匪也以手著胷曰揖蓋雙拱其手向胷之  
謂今禮士大夫相見叙致問客將喝揖乃躬身  
長喏口出氣而手不着胷士人相遇于路曰拜  
揖曰相揖長喏而已非古之揖也

曲禮當依當宁朝覲鄭注春朝受摯於朝受享  
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  
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  
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已亡



西此傳非  
紫陽方氏曰儀禮舊百篇今存者十七篇朝覲  
會同宗遇當是六篇今亡其五

紫陽方氏曰朝覲宗遇惟覲禮存在儀禮第十  
卷第十篇以今人文字解曰諸侯之見天子也  
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覲冬日遇朝宗禮備覲遇  
禮省據鄭康成言則此覲禮乃秋見天子之禮  
也朝宗遇之禮亡矣今儀禮十七篇至此始見  
天子於臣下之禮最簡而易讀而天子之尊其  
受朝覲異于諸侯之受朝覲亦可見焉曲禮曰

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之  
謂也受之於廟秋殺氣也質也春朝則受摯於  
朝受享於廟與此異也夏宗依春朝冬遇依秋  
覲此備禮省禮之別也不言諸侯而言侯氏者  
國殊舍異不凡之也侯氏至郊王使人皮弁用  
璧以勞侯有帷宮則於帷門迎使受玉還玉拜  
手稽首用束帛乘馬以饋使者此一節也賜舍  
受館則又以束帛乘馬饋王之使此二節也王  
使大夫戒以入覲之期而曰某日伯父帥乃初



事諸侯將朝受舍於朝蓋朝時所立之次同姓異姓東面西面之分若但一侯則北面歟此三節也將覲之際其日質明釋幣于禰諸侯之出遷廟之主以車載行告於行廟以將見君此四節也墨車殺制自視大夫龍旂弧韜以至王宮圭璧五等各有繅藉天子斧展南面左右玉几衮冕而立侯氏入門之右奠圭拜稽擯者升之天子親受左降拜稽謂之成拜於是覲禮既畢乃行享禮享禮凡三皆以璧帛致之惟國所有則或以馬或虎豹皮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土之珍異其貨無常三享既畢乃有卜馬奉以束帛又再拜稽天子使擯喻欲親受侯升致命王撫其玉侯降西階授宰以幣拜稽階下以一馬出九馬隨之授諸主人此五節也覲禮之事成也侯氏肉袒廟門之東入門之右北面而立以告職事如治國功罪將請於王擯者以告王使擯辭伯父無事此六節也於是天子乃有路車乘馬冕服錦幣之賜諸公奉



篋服加命書侯氏升東西面太史升東西面讀  
王命書侯氏降階拜稽升而成拜受服受命侯  
氏乃出諸公賜服與太史諸侯皆儻以束帛乘  
馬此七節也然後天子立於斧扆不動聲色其  
體至逸諸侯奔走拜而且稽覲之有瑞固爲定  
禮三享之禮皆帛加璧所產土物享至再三肉  
袒請罪天子宥之制禮如此然猶後世至於陵  
替有下堂而見諸侯者予於是詳書之雖朝宗  
遇之禮不可復覲而亦可意推也此爲四時常

朝如大朝覲會同則築壇其高曰深四尺其方  
十二尋廣九十六尺爲方明於其上設六玉分  
四時而受之焉而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壇在國  
外自當他書而陳祥道禮書凡制度名物無不  
備也

司馬溫公通鑑曰先王黜纘塞聰前旒蔽明欲  
其廢耳目之近用達聰明於四遠迥評曰按周  
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故黜纘塞聰  
前旒蔽明欲專誠潔於內也塞耳蔽明者冕服



也若視朝則皮弁乃明日達聰溫公引義雖精於經則未攷也紫陽方氏曰凡書難讀如此溫公駐纜前旒之說謂王者當畧視聽於近而用聰明於遠意則甚美然攷之禮制未明也

禮記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又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繇夷王以下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

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享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乱世非正法也按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三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也東萊呂氏曰叔孫通所與共起朝儀者魯諸生



就徵者也帝左右近臣素知書者也弟子從通  
降漢者也兩生之所蘊雖不可詳考亦異乎三  
子之撰矣

延平陳氏曰叔孫通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  
就之夫秦儀尊君抑臣而已夫尊君抑臣則人  
主之于禮也不難矣高祖患其難叔孫通爲其  
易此固兩生之所不肯行也

宋忠曰始皇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索隱曰系  
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古正月書奇政去  
聲又音征平聲邯鄲二音平聲者乃因始皇名  
而諱之也然不知秦正朔而用夏時之正月何  
也豈戰國時候國已擅改正朔從夏正始生于  
邯鄲卽趙與秦皆已用夏正乎史記始皇三十  
一年書十二月更名臘爲嘉平三十七年書十  
月癸丑始皇出游乃歲首也十一月行至雲夢  
七月丙寅崩于沙丘歲在辛卯漢書本紀書秦  
二世元年秦二年三年皆書十月爲歲首之辰  
癸巳甲午歲也乙未歲書元年冬十月乃漢元



年也七年冬十月不書幸宮受朝事取叔孫通傳書之漢高十年朝正朝歲始此後世正旦大朝會始秦漢至今廢正旦祖廟之禮一千七百餘年矣

紫陽方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肆進所解牲體謂獻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牲也裸之言濯濯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周人求諸陰先灌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六享皆然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曰裸代王

裸賓賓以鬯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而奉王賓客以時而奉宗伯肆師祭之日反果築鬻大賓築鬻贊裸將大喪大溲以鬯則築鬻音煮溲亡婢反又音汲亡忍反又亡辨反浴尸也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如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人掌其秬鬯而飭之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築鬱金草以和鬯酒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正義謂此鄭司農注不知出於



何文秬鬯不和鬱者禮記鬱合鬯又曰暢曰以  
 掬杵以梧回謂曰掬杵梧文奇正義曰掬栢也  
 梧桐也曰栢曰桐杵耳以栢香桐潔白擣鬱金  
 草和於鬯酒之中秬黍之一稌二米者為鬯酒  
 詩維秬維秠一稌二米與秬黍秠皆黑黍一物  
 而二名秬不必二米秠則必二米鬱金草魏畧  
 云出大秦國今鬱林郡有之開寶末草木部中  
 品嘉祐本草謂本經不載所出或云生蜀地西  
 戎二月三月十月有花如紅藍陳藏器云百草

之英陳祥道疑謂本草乃入木部今人不復用  
 無辨之者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  
 二米得米三斛八斗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  
 黍之中有二米者前事禮經爾雅同異回會而  
 一之朱文公注禘自既灌而往依正義止謂灌  
 地以降神然祭祀有裸尸之禮正義王酌鬱鬯  
 以獻尸謂之灌明不為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  
 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凡鬱鬯尸受祭之  
 啐之奠之天地大神不裸者不用降神也祭社



稷山川裸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  
灌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得也賓客之裸大  
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  
裸不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禮云有此  
灌酢之禮也裸也果也灌也三字一也鬯暢也  
芬芳調暢秬鬯必二米五齊三酒不必二米秬  
黑黍總名也可謂五齊三酒秬必一稗二米則  
爲鬯酒也又有和鬱者五齊三酒八尊五齊設  
明水三酒設玄酒實爲十六尊而所共鬱鬯不

知用何尊彝各有其名而五齊三酒亦未見以  
尊彝如何配匹分寘古禮之難攻如此夫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后及世子  
注食飯也食音嗣飲酒漿也膳生肉也羞有滋  
味者凡養之之具大畧有四正義曰食飯也者  
卽下文食用六穀是也云飲酒漿也者卽下文  
云飲用六清是也下文不言酒畧也云膳牲肉  
也者卽下文云膳用六牲是也云羞有滋味者  
卽下文云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下文仍有珍



西峯傳疏  
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不言之者此舉  
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畧而不言故鄭云凡養  
之具大畧有四紫陽方氏曰此固禮膳夫王日  
一舉而饋之物凡六也

孔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  
腥三獻爛一獻熟注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  
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三獻祭社稷五祀  
一獻祭羣小祀也爛沈肉干也血腥爛熟遠  
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

已正義云血腥爛熟遠近備古今也者或血爲  
遠腥次之爛稍近熟最近遠者爲古近爲今一  
祭之中兼有此事凡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  
腥爛熟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  
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爛熟雖以郊爲主其  
祭天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  
凡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  
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具也至正祭薦爛  
之時又薦血此文具也若諸小祀之屬惟有薦



熟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  
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又  
曰血于人食爲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  
爛漸近

紫陽方氏曰鹿鳴三章章八句正小雅也鄭氏  
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周西都豐鎬之時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  
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之時

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釋文曰從  
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  
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  
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  
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維邑定鼎焉而周復都  
豐鎬魚麗序云王居鎬京幽王以上皆居鎬皇  
甫懿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程氏曰自鹿鳴以  
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所爲  
乎與二南同也宋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



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刑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蕤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回按孔氏謂商魯頌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謂之鹿鳴之什者五人謂之五十人謂之什周頌臣工首篇爲什長則鹿鳴之十篇鹿鳴亦什長也序宴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誠意啣啣鹿鳴食野之苹蒿芩興也鼓瑟吹笙鼓簧鼓瑟樂也承筐是將一句幣帛也我有旨酒兩句燕有飲

則有食也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人乃諸侯之禮天子以膳夫爲主立一人爲賓之說亦不皆然燕來使者使卽賓副者爲介此云宴群臣而稱之曰嘉賓乃詩中有云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也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回謂人君不與其臣親獻故立宰夫膳夫爲主人以獻賓酢之主人酬之而後主人獻君天子諸侯皆然朝則



君臣燕則賓王其說未安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紫陽方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五章章五句全在豈不懷歸而王事靡盬爲一問一答之勢足以見使臣之情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乃上之人作此詩勞問之朱氏曰燕勞而詠歌之乃使臣來歸燕勞之詩不言飲酒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繁爲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而鄭玄注騶虞采蘋采繁皆樂章名在國風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大夫以循法度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



春秋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杜預注烝升也升殺于俎武子私問其故注饗當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注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宴有折俎注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脾腎五祀皆有主先祭主後迎尸月令孟春祀

尸祭先脾于廟有主有尸用特牲席于奧設主于戶內之西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祭肉脾一腎再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宗廟之禮孟冬祀行祭先腎行在廟門外之西爲爲較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祭肉腎一脾再獻他皆如祭尸

魚人字從省文爲梁梁水堰也徙三百人堰水爲門空以笥承其空正義空作孔笥者葦薄承



其關孔魚過取之詩敝笱在梁詩魚麗干留卽  
曲梁寡婦之笱王鮪季春三月鮪新來王鮪鮪  
之大者薦于寢廟廟之寢魚鱸生薹乾一歲三  
時五取魚孟春獺祭魚取十月獺祭魚取季春  
薦鮪取鼈人秋獻龜魚取季冬漁人始魚取正  
義此說拘于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過革諫之  
非時魚者之租稅

六律始于黃鍾故曆生于律易曰師出以律此  
軍師之法律也李悝蕭何之律刑罰之法律也  
律管萬法之所繇始

索隱曰按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黃鍾太簇姑洗  
絃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太呂夾鍾仲呂林鍾  
南呂應鍾是也名曰律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  
述陽氣也律曆志云呂旅也助陽氣也案古律  
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呂亦稱同故有六  
律六同之說元間大呂二間夾鍾是也漢京房  
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  
之變爲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而六十律畢律曆  
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噐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  
繩嘉量探賾索隱鈞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  
之根本也

紫陽方氏日記鶴山文集有云易卦多于有離  
處言刑獄今攷之具于后噬嗑亨震下離上利  
用獄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  
王以明罰敕法

賁離下艮上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解坎下震上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豐離下震上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  
以折獄致刑旅艮下離上象曰山上有火旅君  
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以上五卦有離  
惟中孚卦兌下巽上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  
以議獄緩死無離卦然先儒謂中孚二陰在四  
陽之中乃一大離卦也亦奇矣哉

